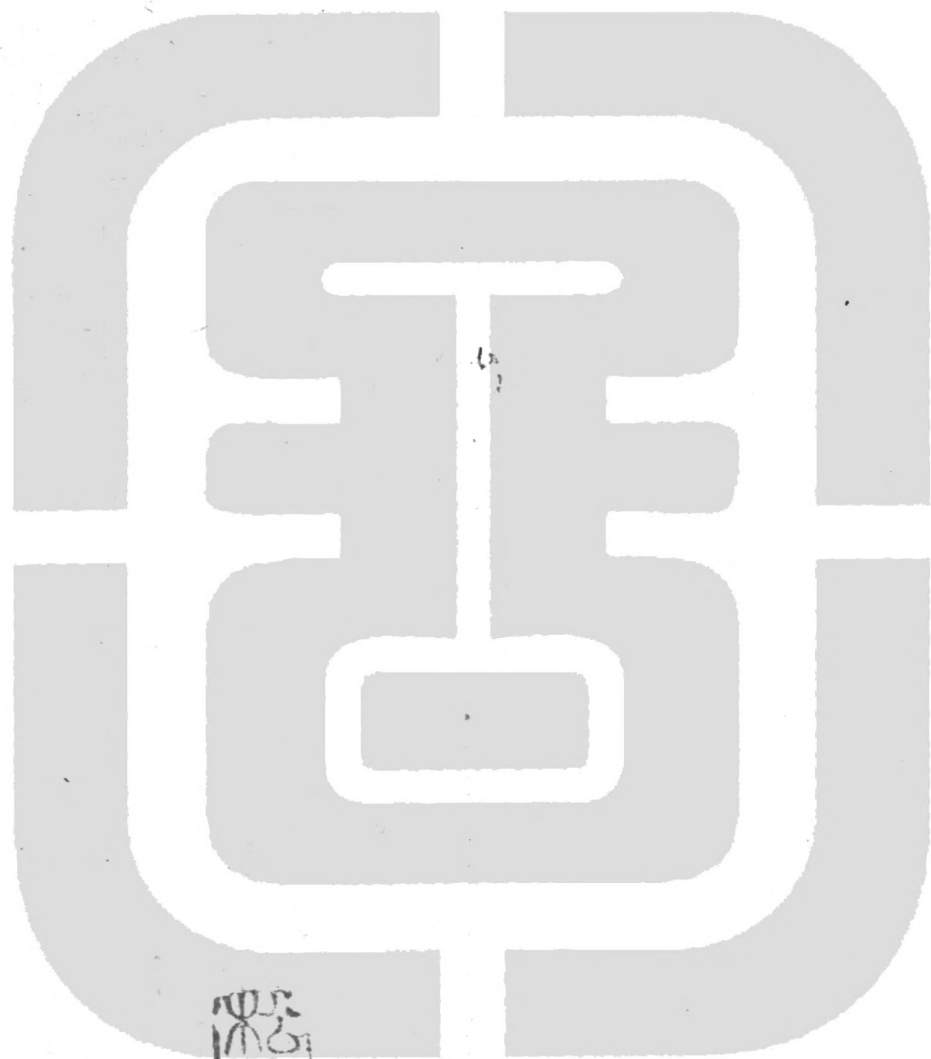


五分律

才二十一

三百二十
和一

50046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和

宋罽賓三藏佛陁什共竺道生譯



第三分之五衣法下

尔時舍夷國猶遵舊典不與一切異姓婚姻波斯匿王貪其氏族自恃兵強遣使告言若不與我婚當滅汝國諸釋共議當設何方免

彼克虐而不違我國之舊典僉曰正當簡一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号曰釋種而以與之如議即與波斯匿王備禮娉迎後生一男顏貌殊絕勅諸相師依相立字諸相師言王本以威而得其母依義應當字曰琉璃至年八歲王欲教學作是念諸藝之中射為最勝



間浮提界唯有釋種佛爲菩薩時射一由旬
又一拘樓舍釋摩南射一由旬最下手者不
減一拘樓舍當令吾子就外氏學即勅大臣
子弟侍從太子就釋摩南請受射法尔時諸
釋新造大堂共作重要先供養佛及諸弟子
然後我等乃處其中琉璃太子與其眷屬輒
入遊戲諸釋見之瞋忿罵言下賤婢子我不
以汝爲良福田云何世尊未入中坐而敢在
先琉璃太子即大忿恨勅一人言汝憶在心
我爲王時便以白我即便出去諸釋於後掘
去堂土更爲新地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
演說妙法琉璃太子知射法已還舍衛城少

年之中便紹王位先共學人皆居要職昔受
教臣便白王言王憶某時諸釋罵不王言我
憶臣復白言今不報之復欲何待王聞其語
即嚴四種兵往伐諸釋世尊聞之即於路側
坐無蔭舍夷樹下王遙見佛下車步進頭面
禮足白佛言世尊好樹甚多何故乃坐此無
蔭樹下世尊荅現族蔭樂王知佛意愍念諸
釋即迴軍還如是再反彼臣又復如前白王
王便嚴駕往伐諸釋佛知諸釋宿對叵避便
止不出諸釋聞琉璃王來伐其國亦嚴四兵
出相御遙去一由旬以箭射之或從身穿中
過或斷其髮鏟髮令盡鬚眉無餘及諸戰具

一時斷壞而不傷肉琉璃王問左右言諸釋
去此近遠荅言去此一由旬王大怖言軍鋒
未交已尚如此若當相接吾軍敗矣不如反
國嗇令爲辜時彼一臣白言釋種皆持五戒
寧失身命終不害物王但進軍勿憂喪敗王
即從之勅軍進前釋種還城閉門自守琉璃
王遣使語言若即開門當有免者若吾攻得
不放一人時目連聞琉璃王欲攻舍夷白佛
言願佛聽我化作鐵籠籠彼大城佛告目連
汝雖有神力何能改此定報因緣佛以此義
即說偈言

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還在現前受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得免宿命殃

報應之所牽

無近遠幽深

自然趣其中

隨處無不定

尔時諸釋見彼軍盛或言開門身全或言以

死固守紛紜不定便共行籌以少從衆時魔

波旬在開門衆中七反取籌開門籌多即便

開之琉璃王得城已宣令三軍一切釋種皆

悉殺之若非釋種慎勿有害三億釋聞皆捉

蘆出言我是提蘆釋毛門者信放令得去於

是釋摩南到琉璃王所琉璃王以爲外家公

白言阿公欲求何願答言願莫復殺我諸親

王言此不可得更求餘願又言願從我没水

至出於其中間聽諸釋出凡得出者不復殺之琉璃王作是念水底須臾何爲不可即便許之釋摩南便解頭沐沒以髮繫水中樹根遂不復出王恠其久使人入水看之見其已死髮繫樹根以此白王王便歎言乃能爲親不惜身命即宣令三軍若復有殺釋種者軍法罪之時諸比丘聞琉璃王誅殺舍夷國人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琉璃王愚癡却後七日當受害學人罪其眷屬大小亦俱并命琉璃王聞佛此教心念佛無空言餘苦尚可唯畏火燒即與眷屬乘船入阿夷河七日期至水忽暴漲於是覆沒一時死盡諸釋破滅之

餘被剥赤肉到諸比丘所語言我是釋種世
尊親族願乞少衣諸比丘不敢與作是念佛
未聽我等與諸釋衣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復
有五戒優婆塞被剥來至諸比丘所借衣諸
比丘不敢借語言佛未聽我等借優婆塞衣
以是白佛佛言聽借若還應取若不還則與
時跋難陁爲安居施故二處結安居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二處皆應各與半分時諸比
丘在路行不收攝衣曳地行裂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應作囊盛諸比丘作
囊太長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極長使前至
齋後至腰諸比丘以貴價物作衣囊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尔應用麁物作有諸比丘在路
行趣倩人擔衣亦趣爲人擔或自失衣或失
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若倩人擔衣應
先出示若爲人擔衣應出看之諸比丘盛衣
囊中縫合其口欲取艱難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尔應作帶繫若非常湏亦聽縫之諸比丘
與欽婆羅劫貝衣各著一處生虫啣壞以是
白佛佛言應以劫貝間欽婆羅然後用屈尸
羅香那毗羅香青木香如是諸香辟虫者著
中諸比丘後取衣不復識以是白佛佛言應
題名作懺若比丘舉衣經十二年不還取者
集僧平價作四方僧用彼比丘後還以四方

僧物償若不受者善

時阿難得施衣不須爲舍利弗受即使一比丘持衣與之彼比丘作是念舍利弗幸多供養而我無衣我無衣作同意取即便著之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雖爲受而未是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持若於所受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阿難復得腰繩不須爲阿那律受亦使一比丘持往語言此繩已屬阿那律彼比丘亦如上念取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言已屬阿那律是爲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若於能使比丘作同意取受

持非善取受持

時諸比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汙溼不淨爲
鼠齒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
時六群比丘作襯身衣大小如僧祇支或如
泥洹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應三種作上
者從覆頭下至踝舒覆左手掩令等没中者
從覆頭下至半脛舒覆左臂掩等至腕下者
從覆頭下至膝舒覆左臂掩等半肘諸比丘不
以襯身衣通覆右肩而通披僧被汙溼不淨
爲鼠所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
有諸比丘受經時問訊和上阿闍梨時披僧
被偏袒垂地或夜起行不能收攝亦委於地

泥土汙之以是白佛佛言受經時問訊應偏
袒舉使離地夜起時應收攝通披勿令汙泥
諸比丘著僧披裂不補治以是白佛佛言應
補治佛言若冬四月夏三月用者應治
有諸比丘於阿練若處住去時不舉僧卧具
致使爛壞以是白佛佛言應寄聚落中若無
寄處應還作房主若有疑畏聚落人民皆悉
移去亦應運持至安隱處諸比丘不隨後視
卧具致有零落以是白佛佛言應隨後者既
到安隱處彼諸比丘不與房住亦不與房安
諸衣物以是白佛佛言皆應與之若先處不
復立應即在處用之若後還立應持餘者還

若已盡無餘彼處比丘應少多分與有諸比丘以此房卧具於彼房用諸房主譏呵言云何以我房物於餘房用此則不與取也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有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受經者住房卧具至彼房房主比丘不聽以是白佛佛言應先語本房比丘若聽者善若不聽亦著持去若於彼遠行應送還本房有諸比丘著僧衣入温室及作食處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烟熏汗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有諸病比丘須著至諸處不敢以是白佛佛言病聽者至餘處但愛護之唯不得著大小便利

時六群比丘著上下衣持廣五指衣片當三
衣而入聚落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制不著
三衣不得入聚落耶六群即以衣片示言此
是我三衣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尔不
答言實尔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
應尔犯者突吉羅從今聽作上中下三衣如
襯身衣量

有一住處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戒壇上
獨取受持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犯者突吉
羅現在僧應分有一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
行人間其中有客有舊得可分衣少不足分

以是白佛佛言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長老
此衣少不可分客比丘若言并持相與應取
若言乃至一縷亦不相與便應共分客比丘
語舊比丘亦如是

有比丘取覆塚衣塚主失衣借問誰取我覆
塚衣有人荅言諸比丘取便瞋呵言諸比丘
偷我先人衣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
不應取若聚落移去於後有去聽作糞掃衣
意取有諸比丘取神廟中幡蓋亦如是有諸
比丘往鬪戰處取死人衣軍人譏呵言此諸
比丘欲令我等多殺人諸長老比丘聞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尔有諸比丘少知識欲鬪戰

處取死人衣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聽軍人
去後取有諸白衣軍人去後收斂骨肉尸喪
見諸死屍悉被剥脫不可復識便譏呵言云
何比丘剥我親里衣若有衣者便應可識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無人見時取王殺人
處取衣亦如有諸比丘取死人衣不壞作
比丘衣畜諸白衣見言此是我親里衣便向
啼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速壞作比丘
衣畜若鐵器應速用作大小鉢戶鈎諸所須
物有一家大富賊劫之不能盡持去留藏糞
掃中後還欲取晝日未敢進遙伺望之有
比丘拾糞掃衣到彼藏物處見衣角出便取

之賊遙語大德莫取我物遭劫家聞識是賊
縛送官中官即殺之賊被縛時作是語若比丘
不取我衣彼何由識我是爲比丘殺我非是
彼人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舉時重不應
取有諸比丘街巷中視地而行諸白衣見或
言覓錢或言覓糞掃衣有一外道弟子以衣
裹錢著道中比丘見捨取便語衆人言諸比
丘果是覓錢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
街巷中裹物有一比丘爲衣故至塚間見一
新死女人頭前有函比丘謂是空函便取持
歸到所住處開視見有諸嚴身具不知云何
以是白佛佛言取時應先開視若不視取妄

吉羅有諸比丘與外道共道行爲賊所殺此
比丘便取其衣不壞色作比丘衣餘外道見之
言此是我親里衣諸比丘必殺而取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已取即應壞色作
比丘衣有諸比丘少欲知足不受他家施衣
諸居士作是議我等何方令彼比丘受我施
衣正當裂破火燒處處著街巷中伺其入聚
落時語言汝看左右所有所見取之即如議
作彼比丘見你是念我等不受家施衣必是
諸居士爲我等作此以是白佛佛言應作糞
掃想取有一比丘命過諸比丘仰著中庭不
以衣覆其身體男根脹起諸居士見譏呵言

沙門釋子不修梵行乃使男根如此之大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即露應以衣覆犯
者突吉羅有一肥大比丘命過諸比丘舉著
生草上脂出流漫殺諸生草諸外道見譏呵
言沙門釋子自云慈念而今云何傷殺生命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生物上應埋

若火燒若著石上

有一比丘水所漂殺衣鉢掛著界內樹枝諸
比丘見謂入僧界內應屬僧不敢取以是白
佛佛言聽作糞掃衣取諸比丘不知有幾種
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糞掃衣有十種王受
位時所棄故衣塚間衣覆塚衣巷中衣新嫁

女所棄故衣女嫁時顯節澡衣產婦衣牛嚼衣鼠嚙衣火燒衣

時諸比丘著光色衣白衣譏呵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光色衣犯者突吉羅有比丘畜不滿五肘雨浴衣以是白佛佛言雨浴衣不應減五肘犯者波逸提時諸居士於安居內爲兒女剃頭故以衣施僧諸比丘受已欲迴爲安居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此名隨事施現在僧應分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先所受三衣不捨更受餘衣以先所受衣淨施及施人後憶白佛佛言得名更受亦名淨施施人但不捨得突吉羅時諸比丘有居士著衣未

悔過而爲火所燒水所灑賊所奪失壞不知
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此即名捨但應作波逸
提悔過時諸比丘畜衣不以淨施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有一住處衆僧得
錦施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受
迴莊嚴塔若作塔用若僧用有一住處僧欲
分衣有少欲比丘不受分而須腰繩禪帶賀
漉水囊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與旣與復
索以是白佛佛言分物時應先問汝受分不
若言受應等與若言須腰繩等應三分與一
若復索不應與有一比丘有拘攝四方僧有
僧伽梨欲賀之諸比丘不敢與以是白佛佛

言聽易若拘禰價多應倍與比丘若僧伽梨
價多比丘應倍與僧若貧無物可倍與僧而
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亦如是時離
婆多比丘苦脚冷從一婆羅門乞裹脚欵婆
羅衣既乞生疑世尊制戒不聽我等從非親
里乞衣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如是因緣
聽乞所應受持衣若護踰衣護脰衣護頭衣
拭手面身體巾等時諸比丘於僧四方僧及
塔不同意人邊皆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介於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若
弟子及諸同意人邊乃得作同意取有諸比
丘未命過處分衣物言我死後以此衣物施

某甲以此衣物作如是如是用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與不成與用不成用
時阿難常出入蘆夷力士家後往不在作同
意取貴價劫貝尋生疑悔作是念佛未聽我
等於白衣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言亦聽
於白衣作同意取時諸比丘離雨浴衣不知
浴時應著何衣以是白佛佛言有五因緣得
離雨浴衣不雨不疑雨不度水食病時作未
成有因緣得留僧伽梨雨時疑雨度水食病
時作未成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客比丘來
諸比丘得分少不欲分以是白佛佛言乃至
得一腰繩直應分若少不足分應白二羯磨

與一無衣比丘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僧
得衣若非衣今併與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
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乃至若不忍說僧已
與某甲比丘衣竟僧忍嘿然故是事如是持
五分律第三分之六皮革法

佛在舍衛城尔時摩訶迦旃延在阿濕波阿
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彼國有長者名沙門
億耳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見法得果受
三歸五戒恒入僧坊聽受法教時沙門億耳
屏處自念如佛所說在家染著不能廣修梵
行出家無著猶如虛空我今何不於無爲法
中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念已晨旦到迦旃延

所頭面禮足具宣所念欲求出家受具足戒
迦旃延言在家染著誠如汝言但出家苦節
淨修梵行獨坐樹下常應一食汝本富樂此
事甚難億耳聞已便歸其家如是至三見其
意至便與出家彼國無有十衆作沙彌經歷
六年迦旃延乃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十衆授
具足戒億耳受戒已念言我聞如來應供等
正覺而未奉見今當往詣問訊世尊念已到
迦旃延所頭面禮足白求詣佛迦旃延言甚
善吾隨汝喜宜知是時可以吾名問訊世尊
復以五法白佛一阿濕波阿雲頭國無有十
衆億耳作沙彌經歷六年不得受具足戒迦

旃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然後得受願世
尊聽此國不滿十衆得受具足戒又此國多
有沙石棘刺願聽此國比丘畜重底革屣又
此國皆以皮敷地作坐卧具願聽此比丘以
皮敷地又此國人日日洗浴願聽此國比丘
日日洗浴又有比丘寄衣與餘方比丘衣未
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比丘生疑恐犯長衣
願爲除其此疑於是億耳受教而去旣到佛
所稽首佛足宣和尚問訊佛阿難汝爲此客
比丘敷卧具阿難念言佛欲與此比丘共宿
故令我爲敷卧具即於佛房而爲敷之佛與
億耳共一房宿初夜中夜嘿然無言至後夜

時佛作是念此族姓子威儀調伏當令說法
便語言汝可說法億耳受教即說十六義品
經說已嘿然而任佛言善哉彼國人語皆如
此不荅言有勝我者又問汝何以久任彼國
不來見我荅言我早知欲見過患有因緣故
不得早來尔時世尊因說偈言

見世之過患

身自依法行

賢者不樂惡

為惡不樂善

於是億耳作是念和尚勅我以五法白佛今
正是時便以白佛佛過夜已集比丘僧告億
耳汝可更說迦旃延白五法億耳即更說之
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

比丘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地
少比丘處持律五人授具足戒亦聽有沙石
棘刺之處著重底革屣亦聽有皮革處作皮
敷卧具亦聽有湏浴處日日洗浴若比丘寄
衣與餘處比丘比丘雖先聞知衣未入手不
犯長衣

尔時諸比丘作種種形種種色革屣以是白
佛佛言不聽作異形異色革屣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作馬皮象皮人皮革屣以是白佛
佛言不聽作若用人皮偷蘭遮若馬象皮突
吉羅時跋難陀常出入一牧牛家著衣持鉢
往到其舍彼有班色犢子跋難陀諦視生念

欲得此皮作敷具主人問言何故諦視此犢
答言此犢班色可愛耐可作敷具彼即白言
大德常料理我家豈惜一犢而不相與即於
犢母前殺而與之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犢
母隨後悲鳴逐之諸比丘問此牛何故悲鳴
逐汝答言不知又問此牛逐汝不逐餘人云

何不知乃具以事答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實尔
不答言實尔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從今不聽畜一切皮諸比丘後須小片皮而
不敢用以是白佛佛言聽用小片皮作物有
諸比丘從外還徒跣上僧卧具汙泥不淨以

是白佛佛言聽者出入革屣有老病比丘於
恐怖處共伴道行遲不相及諸伴語大德速
行勿使被剥答言我等老病不能行伴言此
有象馬驢騾駝車牛可騎乘諸比丘不敢
以是白佛佛言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但不得
乘騎雌畜生有諸白衣以皮與施僧諸比丘
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去皮以餘衣代
有諸白衣以皮與別施上座不敢受以是白
佛佛言亦聽私受去皮如上法諸上座老病
比丘欲乘輦入聚落不敢乘以是白佛佛言
聽不知使誰輦之以是白佛佛言使淨人輦
有諸比丘於恐怖處欲度水無船有牧牛人

駝牛度水語言可捉牛尾諸比丘不敢以是
白佛佛言聽捉時六群比丘捉犉牛尾度水
以手刺其瘡中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捉雌畜
生尾度水有諸比丘欲度水亦無畜生可捉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縛草木作椳自
今聽諸比丘畜浮囊若羊皮若牛皮作僧及
四方僧皆應畜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摩竭鴛伽二國有
四萬二千聚落彼諸豪傑無有不信佛法僧
者唯除瞻婆城中長者子名首樓那其人大
富有二十億錢時人号曰首樓那二十億是
人生便受樂手脚柔輭足下生毛瓶沙王作

是念我界內有二十億未信佛法我當云何
令彼信樂我若自往當大驚怖若召之必生
疑畏正當通命瞻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觀
王子婚因此相見誨以道法念已即便呼之
時諸親族皆白王言二十億未曾履地足下
生毛如人頂髮不堪恭到願王特賜停此一
人王言可乘魚馬車輦答言其身極輒亦不
堪之王言今王子婚必宜相見聽汝親族盡
自致方親族共議唯當鑿渠通船日行數里
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到王舍
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至願聽如家法
王言家法云何荅言以衣敷地行上輦之王

言可尔即勅爲敷又爲敷細軟衣爲座令坐
其上王問言汝足下實生毛不荅言實尔大
王王言我欲見之荅言願使可信人看王言
我欲自見荅言願聽舒脚王言可尔即舒脚
示王果如所聞光曜王目不得熟視生希有
心念言我國乃生此大福德人願視左右先
有三人居士并二十億爲四問言汝各有幾
財得爲居士第一人言我錢有十三億第二
人言我有十四億第三人言我有十四億又
有一無價摩尼珠二十億言我有二十億復
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床王問二十億汝
所從得此荅言此實非父餘財亦不營得我

於高樓上眠覺便在我前王聞此語倍生希
有復作是念此人福德唯佛當知餘無能了
即便嚴駕出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
二十億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床從何而
來佛言此人先在忉利天有五百天女極相
愛樂從彼來生天女皆念我等天子今於何
生以天眼觀見生在此各持一摩尼珠及妙
所卧寶床化令稱其今身著前而去王聞佛說
禮畢退還集瞻婆城六十豪傑語言我今令
二十億為彼城中最大居士汝等宗之復語
二十億及六十人等我為汝王以法治化已
與汝等作現世利益今佛世尊在耆闍崛山

各可往彼求從世利受勅皆往時長老娑竭
陀於山中盤石上經行諸居士到其所語言
大德爲我白佛瞻婆城二十億及六十居士
欲問訊世尊娑竭陀於盤石上居士前沒踊
出佛前具以白佛佛言汝可先去於盤石上
敷座吾得後往受教於佛前沒踊出盤石衆
居士前爲佛敷座佛以常威儀步行後至諸
居士念言此比丘有大神力出沒盤石猶如
入水咸共恭敬而慢世尊世尊既至就座而
坐諸佛常法先使發歡喜心然後說法佛語
娑竭陀汝起肩佛受教起肩須臾現種種神
變如優爲迦葉還在佛前誓首禮足白佛言

佛是我大師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返已復坐
本位於是諸居士作是念弟子神力猶尚如
是況於如來應供等正覺便迴心注仰佛為
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乃至苦集盡道皆於
座上得法眼淨受三歸五戒二十億從座起
跣足至佛前誓首作禮佛便微笑娑竭隨作
是念佛何因緣笑念已從座起偏袒右肩胡
跪白佛今何因緣而發微笑佛語娑竭隨此
二十億九十一劫來始今足蹈於地又問二
十億何因緣九十一劫足不蹈地佛言過去
世時有佛出世尊出現於世名毗婆尸父王治
城長十二由旬廣七由旬多諸人眾安隱豐

樂彼佛與大比丘僧六萬八千人俱皆是阿
羅漢於彼止住其王日日請佛及僧於宮中
食時大衆中有一人名修毗賒共衆人往詣
王所白言王今作諸功德願聽我等亦得豫
之王言今佛僧衆有六萬八千人恐汝等不
辦或更惱僧復白王言我自堪辦願必聽許
王言大善猶恐不辦勅作食如常彼若不足
當以足之於是諸人設供過於王食如是多
日王所作食竟不辦復設修毗賒次應設供
使人掘路更以細軟土填香泥泥之兩邊豎
八十寶柱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懸雜色
幡張雜色縵弥覆路上處處路上種種漿於

家數六萬八千座一比丘坐一座各以五百
釜羹而供養之一一比丘施劫貝二張革屣
一量復為四方僧作房地敷卧具皆悉妙好
尔時修毗賒者今二十億是從是已後受天
上人中福等無有異若今不見我者足猶不
蹈地

時二十億胡跪白佛願聽出家受具足戒佛
言父母聽汝未荅言未佛言父母不聽不得
出家荅言我當還家啓白父母佛言大善今
正是時於是二十億禮佛足右遶還瞻婆城
白其母言我今欲出家學道母言止止何緣
出家我唯有汝死尚不欲相離如何生離今

我財物珍寶奴婢田宅無有限數可恣意作
福受五欲樂苦請至三然後聽許前禮母足
右遶三帛還詣佛所頭面禮足踟跪白佛母
已聽許願便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比丘
來出家受具足戒廣修梵行我善說法能盡
苦原說是語時二十億鬚髮自墮僧伽梨著
身鉢盂在手出家不久於尸陀林精進經行
足傷血流烏隨啄吞二十億作是念佛弟子
中精進無勝我者而今未得盡諸苦原我家
幸多財寶亦可反俗使作功德佛知其念從
耆闍崛山來下見烏啄吞其血問阿難何故
有此血烏競啄之荅言二十億於此經行足

傷血出世尊便往到其所問二十億汝實作
是念不答言實尔世尊佛復語言我今問汝
隨意答我汝在家時善彈琴不答言善又問
琴弦急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又問琴弦緩
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又問云何得好答曰
不急不緩然後乃好佛言於我法中亦復如
是太緩太急何緣得道若精進處中不久盡
苦二十億聞佛說已即於經行處漏盡無餘
世尊以二十億足下傷破告諸比丘今聽二
十億著一重革屣二十億白佛言世尊我捨
二十億錢五百摩尼寶珠一摩尼寶床二十
夫人無量姝女若著一重革屣人當譏我捨

如此財寶而猶貪受一重革屣出尊若聽一切比丘著者我當著之佛便讚嘆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一重革屣

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時六群比丘著革屣在和上阿闍梨前後經行有餘比丘亦皆効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和上阿闍梨前著革屣犯者突吉羅有因緣於和尚阿闍梨前著革屣無犯若地有棘刺若地有刺脚草若地有沙石若病時若闇時時諸比丘著金銀魚牙石屣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王大臣

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奢費無度無沙門行破
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著
如上殺犯者突吉羅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著皮革屣臭爛
垂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婆
娑革迦尸草文柔草鳩尸草等屣諸比丘著
水從下出漬脚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生皮底
下有諸比丘畜著木屣木屣於僧坊內行作
聲亂諸比丘坐禪復有一比丘著木屣下利
夜踏殺蚰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從今不聽著木屣木屣犯者突吉羅

聽於三處著非行來屐大便處小便處洗手
脚處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屣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革屣鼻破
脚指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軟物貯鼻有諸比
丘脚跟劈裂以是白佛佛言聽以熊膏塗熊
皮裏時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不覺蹴脚指
破佛見之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富羅
諸比丘作鞞大深諸居士譏呵言此比丘所
著富羅如我等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鞞
聽至踝上有諸比丘作鞞如靴諸居士譏呵
如上以是白佛佛言應開前有諸比丘著盡
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犯者突吉羅若

得聽壞色著

時離婆多在陀婆國人間遊行遇寒雪脚凍壞還到祇洹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問言脚何故不能行具以事荅佛問彼國人頗有所著不荅言彼國人著富羅著毘佛種種讚嘆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

聽雪寒著之有諸比丘雪寒中行脚凍壞以是白佛佛言聽用蘇鹽熊膏塗以熊皮作靴有諸比丘在道行不知用何物盛糧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羊皮牛皮鹿皮及市劫貝作囊有諸比丘以皮囊盛食汗泥白佛佛言應淨浣諸比丘便浣皮囊爛壞垂生白佛佛言不

應浣皮囊應及揩拭若淨勿復畜有諸阿練
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諸惡獸聞氣來殺諸
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於阿練若處不
應畜皮囊具應持與聚落住處以藉幽梯道
有比丘在佛後刺刺脚不能行諸居士見語
言大德佛去已遠何不駛行荅言刺刺我脚
不能行諸居士言能著鞮不比丘不敢著至
佛所白佛佛言聽著有比丘於塚間得革屣
復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取有諸比丘得
種種形色種種皮革屣不敢取以是白佛佛
言除人馬鳥皮餘聽取壞本形色若形色不
可壞於僧坊內者不得出外有諸比丘得新

革屣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應今有人
著行七步然後著之有諸比丘革屣富羅履
破壞不知今誰補治以是白佛佛言應借人
補治若無人比丘能自補亦聽聽畜大小錐
大小刀縫皮絰有諸比丘為破見比丘補治
革屣等物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為如此人作
應為慚愧欲學戒者作諸比丘不知用何物
安皮作具以是白佛佛言聽皮囊盛之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和

兇虎

上音凶 下音却 反

僉

七廉 反

娉

疋併 反

重要

下音邀

掘

其勿 反

鏟齒

上初 限反

辜

音孤

腐

音父

紛云

二字

云漲反知向剥反必角禡反之葉曳反羊逝突反徒骨倩

七淨縫逢音逢齒齧下魚結反正辟反必亦反懺尺音試反又視

初近踝反胡瓦脛反胡定腕反烏貫肘反知柳訊訊訊訊訊訊

二練若者下而伺反相寺脹反知向肥反房非漫莫莫官半

二灑漂二疋苗反伺反相寺脹反知向肥反房非漫莫莫官半

反灑漂二疋苗反伺反相寺脹反知向肥反房非漫莫莫官半

刺下上居力反反徒反所綺長衣丈上音牧音目犢音讀耐

反奴代料理察上音音跌反先典雌反七斯舉二余預音孛音

棧伐音豪傑渠上音音毫下鑿昨音縵反莫半金父音啄卓音

聲調弔下徒緩反携伴履反奇逆蘇協反漬反在智

兜反丁侯跟根音劈裂反上疋亦熊雄音蹉反七何蹴

反秋六韃紆用反音翁韡靴二兄迓反浣二玄伴反藉夜

反梯 他方 刺刺 上七 賜反 駛 使史 二音 鞅鞅 無發
反 下

正錐 質追 綫線 先見 反
下 正

